

責任編輯: 張旭健

副刊

偷窺天神

英國國家畫廊不惜重本,分別在八〇年代、二〇〇九及今年購進了提香(Titian)在十六世紀以「詩集」為題,以希臘神話為內容的三幅著名畫作。第一幅畫於一五五六年,寫狩獵女神戴安娜帶領仙女到森林一個溪水池塘休息,她們忽然想在溪水洗浴,衣服脫去,才發現其中一個仙子被朱比特誘姦成孕,戴安娜大怒要把這個名叫嘉麗絲桃的仙女驅逐。提香筆下的羞辱佈局栩栩如生。

鮮卑皇后和女人從政

陳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開篇即引用《朱子語類》「一六〇〇」條的記述:「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開門失傳之事以為異。」中華民族壯大的過程,是隋唐時期一個大衝突、大融合的過程。晉末北方的少數民族,陸續進侵中原,北周都是東胡政權,掌握兵權的軍官,基本都是鮮卑人,北周宇文泰制定之「關中本位政策」,拉攏關中地區的漢族豪門,和北齊等政權抗衡。宇文泰下令鮮卑貴族改姓關中姓氏,爭取漢人的認同,以利統治。關西李氏為關西世族,李氏的郡望首推隴西,因此隨宇文泰入關的李淵先祖李虎才開始自稱出於隴西。創建李唐王朝的唐高祖李淵,在武德年間,追封「隴西王」,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修「氏族志」,把隴西李氏列為李氏三郡望之首,全國姓氏第一。到了唐玄宗時,才徹底完成附宗的。即是在政治上一製造一個和諧的局面,鮮卑加快了漢化的過程,學習漢族的文化,採用漢族的典章,還製造了自己的漢族祖先歷史。李淵認老子為祖先,加強統治的號召力,然後又宣稱自己的祖籍在隴西狄道。李淵在隋朝時已有勢力,他母親乃文帝獨孤皇后之姊妹,形成了外戚集團,為後來兵變起,吸納鮮卑軍官準備了組織的基礎。李淵妻賈氏是賈毅之女,實際上是匈奴人。而賈毅妻宇文氏系出匈奴,李淵也就有了胡人血統。李世民妻長孫氏是鮮卑人,唐高宗李治也帶着少數民族的血統。隋唐時期的婚姻中大量出現了各個不同民族之間的通婚。不僅民間非常頻繁,而且皇室內部,達官貴人中不同民族之間也經常通婚。唐朝的時候,唐太宗死了,其子高宗乙太宗才人武則天為昭儀,把父親的女人當自己的妻子,武則天的權力越來越大,中國出現了第一個女皇帝,這與吐谷渾、鮮卑、匈奴諸族的習俗相合。

在唐朝立國的一百多年間,許多遊牧民族的生活習俗和觀念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李氏皇族中多次出現亂倫之事,這乃胡族的舊痕跡而已。

「曆」與「歷」

話說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英文初稿寫於一九七六年夏,原名為「一五八七,無關重要的一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幾經波折,至一九八一年才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印行,其後一紙風行,不知出了多少個中譯本,簡體版叫《萬曆十五年》,繁體版有《萬曆十五年》,也曾出現《萬曆十五年》,一般都以那是繁簡換碼所致,但翻查一些史書和字典,發覺也是用「萬曆」與「萬歷」並存。

兩者並存的例子屢見不鮮,大多與歷代君主的名字有關,諸如「慶曆」、「大曆」、「寶曆」等等,不禁教人心裡納悶。何以如此?王彥坤編著的《歷代避諱字彙》終於揭開了謎底,原來那是乾隆惹的禍:「清高宗愛新覺羅氏名弘曆。避偏諱「曆」:《歷代諱字譜》曰:諱曆曰「歷」,缺筆作「麻」,曆數字用「氣數」代,曆本稱「時憲書」,萬年曆稱「萬年書」,書明萬曆年號為「萬歷」,水曆為「永歷」。翻查歷朝君主年號,發覺只有「曆」而無「歷」,故此,凡是兩者並用的年號,都是乾隆以後的事,可一律改正為「曆」。漢武帝劉徹乃第一位使用年號的君主,年號為「建元」(公元前一四〇年至公元前一三五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數,如「始皇二年」,並無年號。第一位以「曆」字為年號的君主是武后武則天,她在位二十二年(六八三年至七〇五年),年號達十四個,最短

古今談

范舉

鮮卑皇后和女人從政

隋文帝的獨孤伽羅皇后是鮮卑貴族,她本身的背後也有一支龐大的政治人脈,包括幾個姐夫,如李淵的父親,宇文文化及的爺爺宇文盛,和父親宇文述都是北朝重臣。伽羅還有一個姐夫就是北周武帝的長兄即北周明皇帝。這些人,這些勢力,都先後成為大隋的江山基礎。獨孤皇后每日均送隋文帝上朝聽政,她在側殿打聽各方信息,為文帝策劃政務,拉攏各方。鮮卑之女人從政,例子極多。

鮮卑皇后和女人從政

陳寅恪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開篇即引用《朱子語類》「一六〇〇」條的記述:「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開門失傳之事以為異。」中華民族壯大的過程,是隋唐時期一個大衝突、大融合的過程。晉末北方的少數民族,陸續進侵中原,北周都是東胡政權,掌握兵權的軍官,基本都是鮮卑人,北周宇文泰制定之「關中本位政策」,拉攏關中地區的漢族豪門,和北齊等政權抗衡。宇文泰下令鮮卑貴族改姓關中姓氏,爭取漢人的認同,以利統治。關西李氏為關西世族,李氏的郡望首推隴西,因此隨宇文泰入關的李淵先祖李虎才開始自稱出於隴西。創建李唐王朝的唐高祖李淵,在武德年間,追封「隴西王」,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修「氏族志」,把隴西李氏列為李氏三郡望之首,全國姓氏第一。到了唐玄宗時,才徹底完成附宗的。即是在政治上一製造一個和諧的局面,鮮卑加快了漢化的過程,學習漢族的文化,採用漢族的典章,還製造了自己的漢族祖先歷史。李淵認老子為祖先,加強統治的號召力,然後又宣稱自己的祖籍在隴西狄道。李淵在隋朝時已有勢力,他母親乃文帝獨孤皇后之姊妹,形成了外戚集團,為後來兵變起,吸納鮮卑軍官準備了組織的基礎。李淵妻賈氏是賈毅之女,實際上是匈奴人。而賈毅妻宇文氏系出匈奴,李淵也就有了胡人血統。李世民妻長孫氏是鮮卑人,唐高宗李治也帶着少數民族的血統。隋唐時期的婚姻中大量出現了各個不同民族之間的通婚。不僅民間非常頻繁,而且皇室內部,達官貴人中不同民族之間也經常通婚。唐朝的時候,唐太宗死了,其子高宗乙太宗才人武則天為昭儀,把父親的女人當自己的妻子,武則天的權力越來越大,中國出現了第一個女皇帝,這與吐谷渾、鮮卑、匈奴諸族的習俗相合。

鮮卑皇后和女人從政

在唐朝立國的一百多年間,許多遊牧民族的生活習俗和觀念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李氏皇族中多次出現亂倫之事,這乃胡族的舊痕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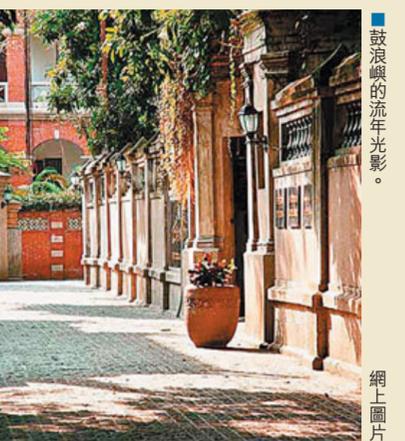
鮮卑皇后和女人從政

兩者並存的例子屢見不鮮,大多與歷代君主的名字有關,諸如「慶曆」、「大曆」、「寶曆」等等,不禁教人心裡納悶。何以如此?王彥坤編著的《歷代避諱字彙》終於揭開了謎底,原來那是乾隆惹的禍:「清高宗愛新覺羅氏名弘曆。避偏諱「曆」:《歷代諱字譜》曰:諱曆曰「歷」,缺筆作「麻」,曆數字用「氣數」代,曆本稱「時憲書」,萬年曆稱「萬年書」,書明萬曆年號為「萬歷」,水曆為「永歷」。翻查歷朝君主年號,發覺只有「曆」而無「歷」,故此,凡是兩者並用的年號,都是乾隆以後的事,可一律改正為「曆」。漢武帝劉徹乃第一位使用年號的君主,年號為「建元」(公元前一四〇年至公元前一三五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數,如「始皇二年」,並無年號。第一位以「曆」字為年號的君主是武后武則天,她在位二十二年(六八三年至七〇五年),年號達十四個,最短

住房,容得下乒乓球桌面積的幾乎沒有吧。

兩個星期以後,我們進入篩選正式隊員的考試。體育老師讓亞明同學負責考我們,讓他與我們每一預備隊員打一局,由他說及格或者不及格。也許是我太緊張,也許是上帝不讓我走體育這條路,亞明同學打過來的第一個球,是旋球,我一接,那個神奇的球,一碰到我的球拍,竟然彈出一個離譜的弧線飛走了。只見亞明同學俊俏的嘴角驕傲地一抿,強忍住沒有笑出來,這第一個球,幾乎就決定了我的敗局,不用說,我落榜了。非常遺憾,從此我離開了乒乓球隊,但是他的那副很酷的強忍不笑的表情至今還歷歷在目。

上世紀七十年代,鼓浪嶼最熱門的話題就是出國,並沒有有人自發地想去當工農兵,只要有出國的可能,很多人認為大學也不值得考,亞明同學高中畢業以後馬上就移居香港了。從此我再也沒有遇見過他,也沒有聽見什麼關於他的消息,我們實在離得太遠了。現在回想往事,原來以前十分平常的小事,三十幾年以後,可以那樣富有詩情畫意,竟可以那樣地令人懷念。



鼓浪嶼的流年光影。

憶鼓浪嶼中學

去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和我中學時代就一直憧憬的一位中學校友通上電郵。我已經三十多年不曾見過她,因為他們一家很早就搬遷到香港。在郵件裡,我先自我介紹說我曾和她弟弟亞明是中學同學。

接到她的回信時,真是高興,感謝今天的網絡,為我們鏈接三十年的歲月。在她的第二封回信中,非常意外地得知她的弟弟亞明,兩年前因車禍不幸已離他們而去了,令我驚訝不已。

亞明是我中學時期非常敬仰的一位多才多藝的男同學,想到他已不在人世,不禁唏噓不已。一些原已在記憶的長河中沉睡了三十多年的中學時代往事,突然像湧泉似的一波推着一波浮現在腦海。

一九七四年,我在廈門的著名小島鼓浪嶼讀中學。儘管中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那時的鼓浪嶼,卻是中國紅色海洋中的一小片白色的資產階級根據地。可惜當時的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嘛。一直到我離開鼓浪嶼,與其他地區的人有了更多接觸以後,才知道一九七四年,我在鼓浪嶼中學時代的生活,在整個中國來說是非常獨特的。

鼓浪嶼是個小島,當時小島上面只有一萬多居民,理所當然也只是一所中學。所有鼓浪嶼的孩子都在一個學校上課,彼此抬頭不見低頭兒。說得原始一點,有一種部落意識,說得時髦一點,有一種共同體意識。鼓浪嶼中學的獨特氣氛之一,是同學們沒有像別的地方那樣積極爭取加入共青團,也沒有把加入共青團看成是一件光榮的事。

儘管其他地方文革的氣氛還是很濃厚,可是鼓

浪嶼中學的學生們除了學校學習以外,還學琴、學英語、學書法繪畫,甚至公然看那時作為「毒草」的外國小說,課餘大家都傳閱,你借給我,我借給你,老師也不干涉批判,這是因為鼓浪嶼的居民是一群非常特殊的人。

當時鼓浪嶼居民的主體是華僑家屬。很多同學家裡除了父母的工作收入,還有海外僑匯,還有親戚或者祖輩留下的私有房產。不像中國其他地方,出身不好的人,有海外關係的人要夾着尾巴做人;在鼓浪嶼出身不好的,有海外關係的人,反而揚眉吐氣。這裡華僑的房產,國家沒有沒收,反而成為獲得外匯的重要手段。鼓浪嶼這個小天地,就順其自然地留下了她的本來面目。

亞明同學就是屬於那種家庭條件和個人天分都非常好的鼓浪嶼孩子,上帝特別眷顧他,似乎所有美好的東西,在不經意中都被他擁有。亞明同學不僅非常聰明,還寫得一手瀟灑、自由奔放的書法,大凡有這兩個優點的人,都是我們現在說的「宅男」,可是偏偏上帝又恩賜他非凡的運動細胞,是學校的體育明星,擅長的項目又是當時中國最時髦的乒乓球。這些已經是令人羨慕不已了,竟然上帝還送給他一副翩翩風度的美少年儀表,有人說他比中國公認的美男子張國榮更漂亮。總之,他走到哪裡,哪裡就有前呼後擁的一群男同學。用現在的語言來說,是同學們心中的偶像。

我那時對乒乓球有濃厚的興趣,會打幾個推擋球之類的,就斗膽去報名參加校乒乓球隊。當然,報名參加校乒乓球隊的人數遠遠多於球隊名額,體育老師就根據大家的打球水平,把我們分成正式隊員,和預備隊員。亞明當然是正式隊員,還是隊長,我是一個不起眼的小預備隊

歲月不饒人

吳康民

團訪北京。兩天半的時間,進行了八場會見,其「密度」可知。除了一場是與北京潮人聯誼會的鄉親相聚之外,其餘七場都是有關領導人會見,包括協主席賈慶林和港團辦主任王光亞。這表示中央領導人對香港潮州人的重視,也說明香港潮籍人士的影響力。

潮州其範圍只是廣東的一小部,即包括汕頭、潮州、揭陽三市,人口約一千二百萬,佔全省二十一個市的七分之二。但是潮州人在海外和港澳地區,卻與廣府人、福建人、江浙人、客家人齊名。

戲曲書籍的重要

小蝶

同窗文化在這半年內出版了三本書籍:《一號排練室》、《第一詞》、《第二排練室》和《事筆宜》。首兩本是香港演藝學院在演藝事業上有成的畢業生合寫的文集,後者則是填詞人岑偉宗將其填詞經驗輯錄成文的作品,從中可以窺探香港音樂劇場的部分面貌和發展情況。

一霎好風(下)

鄭政恆

上周談及香港小交響樂團在九月底的「一霎好風」音樂會,本周續談。節目下半場有香港作曲家陳慶恩博士的點題作《一霎好風》,筆加上樂隊演出,當晚為此作的世界首演,由盧思泓獨奏,難得小交響樂團委約本地作曲家創作,值得欣賞。由於是首演,初次聆聽,我不敢妄自評斷,卻想起中國美學有空靈與充實兩端,此作平衡恰度,中西合璧,充實與空靈之中見靈氣,做到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所云:「由道反氣,虛得以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真力彌滿,萬象在旁」的境界。

戲曲書籍的重要

我抱着欣喜之心看着每一本戲曲書籍的誕生,因為它們都盛載着香港戲曲工作者嘔心瀝血的創作經驗和心得。它們不但將香港這一段戲曲歷史的面貌記錄和保存下來,更加為以後從事戲曲工作的人提供參考和借鏡之用。雖知道每一個製作其實都是數人至數十人的心血結晶,大家在努力多日後將製作搬上舞台,但落幕後一切創作便已經完結,再也觸摸不到。事實上,一個創作真的在此時完結了嗎?它應該這樣煙消雲散嗎?除了回憶之外,它是否應該有些東西留下來呢?所以,將一齣戲從零至落的種種經驗記錄下來是一件非常有意義且重要的事情。它可以是創作者的心聲、執作者的怨言、劇評人的批評、觀眾的支持、又或者,整本書籍可以是學者根據劇場某種現象或形態而寫成的學術論文、記錄全年演出節目的史料、結果報章上的劇評……只要是將香港劇壇如實報道、記錄、刻劃或討論,所有戲曲書籍都能有助推動香港劇壇。

這個作品有十八世紀意大利作曲家雷西(Corradini Pappalardo)的音樂素材,是新古典主義氣息甚強的名曲。至此,音樂會連中場休息已超過兩小時,樂隊也稍見疲態,幸好小號和伸縮號手還是有氣有力(活潑的第七樂章還是倚靠他們),而一如上一場音樂會「最愛小提琴:紀念一位天使」,圓號手的表現總是稍低於樂隊整體水準。一直不俗的木管充實,焦點不夠集中,然而主力的木管雙簧管還在狀態,第二樂章的小夜曲尤其出色,值得一讚。

本文刊出時,小交正在北美洲多個大城市演出(包括紐約和蒙特利爾),上述的《古典交響曲》、《一霎好風》和《普爾欽奈拉》組曲都在曲目之列,還有浦羅哥菲夫的《G小調第二小提琴協奏曲》和雷史碧基(Ottorino Respighi)的《第一三套古歌謠與舞曲》,相信遠方的觀眾也會跟我我有同感——這是夠份量的節目。

百家廊 李小姐